

“因为你”，我们“散发着自信”

“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厦门六中展示“教育最美的样子”

本报记者 顾钱江、孟昭丽、陈弘毅

“只因为你，路上总有歌声陪伴我们同行；只因为你，青春的光芒闪耀不息……”以纯真歌声和清新形象赢得大众喜爱的厦门六中合唱团，在今年教师节以一支MV《因为你》，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吉他伴奏声中，青春少年穿着素净的校服，声音澄澈明亮，笑容温和优雅，为敬爱的老师送上美好祝福，动听的歌声让人产生了深深的共鸣。这是合唱团痛失指挥高至凡老师后，排演的第一支歌。

《稻香》《青花瓷》《送别》《夜空中最亮的星》……厦门六中合唱团近年以无伴奏阿卡贝拉的新颖形式，推出一首首歌曲，清流般涌进心田，令人耳目一新，成了“网红”。有人说，这就是“教育最美的样子”。

去年教师节，全国教育大会提出“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育人之路。“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美育在立德树人中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今年教师节前，记者来到厦门，走进六中，在这块“美的土壤”寻找答案。

美育的“厦门六中现象”

厦门六中合唱团的一支支“单曲”在网上广为流传，因此，当今年7月年仅28岁的合唱团指挥高至凡突发重疾辞世的消息传来，网友的悼念如雪花般铺天盖地。带出了六中阿卡贝拉合唱团的高至凡老师一直不愿抛头露面，当他因英年早逝才广为人知时，人们不仅大呼可惜，也对美育话题产生了深深关切。

新学期伊始，厦门六中绿树红墙，校园清新整洁，迎面而来的，是一张张充满青春朝气的脸庞。“在这里，美就像空气一样，虽然触摸不到，却滋养着每一个孩子。”厦门六中艺术团团长陈琦说。

打开六中的课表，“美”的气息扑面而来。从初一开始，学校就开设了面向全体学生的舞蹈、朗诵、书法、皮影戏、合唱等艺术选修课。选课模式也别出心裁，学生可根据喜好来体验式学习，还能进行调整。“最像大学的中学”，六中毕业生如此评价道。

“这是对母校最大的肯定，”厦门六中校长欧阳玲自豪地说，高校对厦门六中的学生显得“格外偏爱”，给出的理由是他们身上“散发着自信”。

六中的评价体系也很“美”。和许多学校不同，六中在综合素质评价中设置专门的“德育分”模块，其中美育有很大比重。“学生只要有特长都会受到肯定，在这里，每个孩子都会尝到成功的快乐。”厦门六中副校长戴鹭坚说。这种多元评价的一个重要支撑是社团，六中社团五花八门，要求人人参加，这样，既不会影响学习成绩，学生也各得其乐。

六中本来是厦门教育中的小字辈，历任校长认准六中要做一所有特色的全面发展的学校，确定以创新和美育为核心，赋予学生文化创造力，培养自信的人。早在1995年，厦门教育局就特批学校成立了艺术团，艺术团的孩子分布在各个班级，像火苗一样，带起整个学校的艺术氛围。

六中美育的成果受益于厦门发展均衡教育的丰厚土壤和重视美育的良好环境。厦门市教育局副局长郑朝南介绍，厦门长期坚持开展中小学艺术节音乐周、高雅音乐进校园、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等活动，构建了“课堂教学、校园文化、实践活动”三维互动的美育工作大平台。“鹭岛花朵”（舞蹈戏剧曲艺）、“鹭岛少年”（合唱）、“萌芽杯”（器乐）、“读册歌”（闽南童谣）、“为马拉松喝彩”（啦啦操）等学校美育品牌深入人心。

今年，厦门市新招聘艺术教师103人，占全市招聘教师总数的6.5%，比例可以说是很高的。”郑朝南说。

什么是教育最美的样子？

培养什么样的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全国教育大会明确：“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美育到底有什么用？

在厦门六中，记者偶遇一场精彩的“美”的实践。课间，同学们在音乐声中跑步，在高至凡老师改编的校歌中跳集体舞，最后边欣赏世界名曲边跳绳。

“六中的孩子比较happy（快乐），学艺术的孩子不太可能成为坏孩子，”戴鹭坚说，今天学生听到或演唱的一首名曲，若干年



▲厦门六中合唱团在录制为今年教师节创作的MV《因为你》（8月31日摄）。新华社记者魏培全摄

后可能成为鼓励他渡过困难、找到生命力量的支撑。“美育之力不是实时能够显现的，但却一定能够让孩子受益终身。”

厦门六中认为，立德树人，从大的方面说，是要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者和接班人；从小的方面说，是要培养幸福的人。

“我发现，孩子通过学习艺术找到了自己的专注点，对周围的人有更多的爱和理解。”六中合唱团一位团员的家长说。

“每次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会想起‘老高’乐观向上的精神，让我会努力想办法，而不是愁眉苦脸的。”合唱团学生许钰欣说。

“美育给孩子们带来了丰富的人生情感体验，教会了他们自主品味生命的酸甜苦辣与厚度，帮助他们找到自我，让孩子学会如何成为一个幸福、有品位的人。”欧阳玲说。

社会开放多元，互联网影响喜忧参半，物质生活愈发优越……今天的教育面临很多新挑战。“教育的本质，就是要让好的、美的东西去吸引和占据学生，让他能不断培育自己的活力，创造力。”戴鹭坚说。

厦门六中合唱团“走红”，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年轻态”，这正是高至凡和徐聪等老师创新的方向。这创新是有意思的，也是成功的：新奇好玩的阿卡贝拉加熟悉的音乐作品，经由青春少年的纯真声音演绎，传递出温暖治愈的感觉，无数的男女老幼不禁被主动和吸引。

美育的“痛点”与期待

美育，是立德树人必不可少的重要维度，也是每个孩子该享受的权利。全国教育大会明确提出，“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不通则痛”，美育得打通很多环节，才能充分释放育新人的“软实力”。结合美育的厦门六中现象，有识之士的思考具有启发性。

痛点一：什么是美育？认识上存在两个误区。

将美育窄化为音乐和美术课，是当前美育认识上的一个误区。郑朝南指出，美育应是“大美育的概念”，存在于育人的各个环节之中，课程间是相互渗透的。

欧阳玲形象地举例：“不仅语文老师会在课上引导学生欣赏流行歌曲中的古典诗词元素，数学老师讲课中也会告诉学生数学之美。”

将美育和智育对立，是美育认识上的另一误区。一些学校

美育课程教师由“主课”兼职现象严重，动辄在美育课堂上讲“主课”内容，结果美育课形同虚设。“从厦门的实践来看，美育教育的推广”非但没有让高考升学率下降，反而出现了美育和智育齐头并进的喜人局面。”郑朝南说。

痛点二：放心做美育，评价激励机制需完善。

美育做得好不好，和拿奖多少能划等号吗？厦门大学艺术学院教师赵亮指出，“美育课程效果难以评价，仅靠拿奖来判断一个学校美育开展的好坏是不利于美育发展的，教育部门要建立多元评价体系，让美育真正发挥育人作用。”

赵亮说，美育评价体系似乎“看不见摸不着”，这也是导致美育长期得不到足够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

陈琦说，学校“第二课堂”以及学校舞蹈团的训练、演出等，目前政策暂时不算课时数，这让老师的积极性大打折扣，“很多老师是靠责任心在做事情。”美育教师们希望，对他们的评价也要突破传统教师评价的固化思维，采取更加多元的方式，增强美育教师的“获得感”。

痛点三：加强美育，“重硬件轻软件”是误区。

关注学校美育的学者注意到一种现象：一些学校为了参加全国性比赛，装修一个音乐教室投资动辄几十万上百万；但在内容建设上，特别是聘请人才、培训艺术教师等方面却“资金不足”。

“发展美育教育，师资是关键，”戴鹭坚说，像高至凡这样有创造力、专业特长完整，把学生享受音乐视为对自己最大肯定的老师，是很稀缺的。

“希望全社会支持美育，建立更多美育基地，让更多的高至凡脱颖而出，让美育遍地开花，弘扬中华美育精神。”他说。

不久前，教育部追授高至凡“全国优秀教师”。高老师虽然走了，但他未竟的合唱事业仍将继续。

他志同道合的好友徐聪，接过了六中合唱团的指挥棒。“至凡生前写了两首新歌，还没来得及排练。我会继续在他的音乐教育道路上坚持下去，这也一定是他所希望的，”徐聪说，“热爱音乐，才是对老高最好的纪念。”

厦门六中艺术团有一个“梦想计划”：将合唱、器乐、舞蹈、朗诵等表演形式融于一体，用3年时间，打造一部闽南特色舞台剧作品。

“用爱教育，静待花开，”陈琦说，“我们要的，就是学生最美的样子。”

清晨上千次鞠躬，她乐在其中

二〇一九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封莉容：

新华社上海9月9日电(记者郭敬丹)封莉容是上海宋庆龄学校的校长，宋庆龄幼儿园名誉园长。18岁入党，从教39年，谈起孩子总是充满热情、神采奕奕，她觉得自己“骨子里就是当教师的料”。

近日，封莉容获评2019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又一个荣誉称号让封莉容备受鼓舞，而她最“宝贝”的“头衔”，依然是学生们一声声喊出的“封老师”。

温柔可亲的校长

早上7点40分，封莉容在连接学校教学楼的长廊进口站好，手机被扔在一旁的长椅上。她笑着鞠躬、摆手，迎接来上学的学生们。

学校师生都知道，只要封莉容没有外出，清早的校园就有这样的仪式。一句句“早上好”不是机械地走形式，封莉容会认真看着学生的眼睛，表达她的问候。

她还会关注到许多细节。学生跑着冲进来，她快步上前把孩子挽住说“慢慢走”；看到前一天身体不舒服提早回家的学生，她要去问“今天好点了吗？”温柔的校长对学生也很讲原则：看到低年级的学生家长帮孩子拉着拉杆书包走进走廊，封莉容一边去和家交流，一边把书包从家长手中取过来交给孩子，“来，自己的东西自己拿。”

清晨的上千次鞠躬，封莉容乐在其中。“他们都这样弯腰会很辛苦，我倒没什么感觉。”封莉容身材瘦小，声音轻柔但语速快。“教师不只是‘言传’还要‘身教’，鞠躬、问早其实是出于我对教育的敬畏、对孩子的敬畏。”封莉容说，她希望孩子们体会到，学校是他们和老师家，他们和老师是互相尊重和关爱的。

这样的仪式，封莉容自从教起就开始坚持了。1980年，她毕业分配到宋庆龄亲自创办的中国福利会幼儿园，1983年成为副园长，1991年牵头创办宋庆龄幼儿园并担任园长，2010年开始担任上海宋庆龄学校校长。

当老师，是封莉容十几岁就有的理想，后来成为教师，她把这份工作当作“人生最大的幸运”。

“我觉得，教师是最能影响别人的职业之一。”封莉容说。

严苛又宽容的教育管理者

“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宋庆龄的这一理念深深刻在封莉容和学校老师的心里。朱素静是宋庆龄幼儿园现任园长，也是封莉容一手培养出来的“徒弟”。她记得，封老师在幼儿园建设设计之初，就坚持把最好的环境提供给孩子，直到今天，正副园长4人仍共同挤在一间15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办公，更多的空间都拿去做了孩子们的活动室、教室等。“封老师说，不要总是待在办公室，园长的工作是在一线，多去看孩子们在做什么。”

朱素静说，封老师为人谦逊温和，但她对制度执行有严苛的要求。“比如，幼儿园规定老师不能收家长任何礼物，曾有一位老师收了家长一张月饼券，封老师非常难过、也感到可惜，但还是要求那位老师离开了学校。”

在管理制度上坚持一视同仁的封莉容，对教育却坚持“不能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学生”，她带领老师们探索“因人而异的教育”。

封莉容反复说：面对一群孩子，老师要“允许”他们有的走得快一点、有的走得慢一点。“而且要相信，孩子今天走得慢的不是一生的慢，因为你的包容、信任，他的步伐可能会越来越快。”

这样的包容背后是学校老师对每个孩子细致的了解，其中包括许多功课。例如，新生入学，学校的老师要了解孩子的家庭环境：有没有兄弟姐妹，是父母还是祖辈带大的，甚至要了解孩子是不是早产儿——“不同的成长环境塑造了孩子不同的性格和特点，老师了解得越多，教育就越有针对性。”封莉容说。

在宋庆龄学校小学部，班主任的“办公室”是设在教室内的。“这样老师不会离开孩子，不会有从教室到办公室的‘环境切换’，能有更多时间和孩子互动。”封莉容说，老师们批改作业、填写家校联系册等办公的样子，也是“身教”：对待自己的事情，应该这样投入、负责。

为民族复兴办教育的接力人

宋庆龄学校隶属由宋庆龄创办的中国福利会，学制上为小学、初中、高中十二年一贯制，在职教师近200人，其中外籍教师占40%左右，中国部和国际部并行交融，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在此碰撞融汇。

“封校长的教育理念深深影响着学校，这让学校有很棒的氛围，老师们的忠诚度也很高。”宋庆龄学校国际部中学校长、来自美国的麦琪博士说，封莉容对孩子的爱和对教育秉持的追求让她非常受触动，也非常认同。

封莉容也很明确，学校既是了解中国的窗口，也是中国了解世界的平台，而学校的教育一定是有“中国根”的。“我们希望这些孩子有国际眼光和全球意识，但不管走到哪里，都记得中国，有中国情怀。”她说。

“为民族复兴，办世界一流学校”，这是封莉容现在的理想。“让我感到欣慰和庆幸的是，这样的梦想已经成为学校教职工团队的共识。”梦想萌生之初封莉容就知道，这是几代人的事情。“我喜欢那句话：功成不必在我。是否能看到最终的结果不影响我们今天的奋斗，我愿尽我所能做好这个梦想的接力人。”封莉容说。



▲清晨，封莉容在上海宋庆龄学校迎接学生。新华社发

四代“邱老师”，见证70年教育变迁

新华社长沙9月9日电(记者刘紫凌、袁汝婷)1995年出生的邱翎怡，听着祖辈们的故事长大。故事里有同一个称呼：“邱老师”。

去年，她大学毕业，来到山区，也当了老师。

从曾祖辈算起，邱翎怡家中四代有18位老师。“邱老师”们，在三尺讲台上，见证了中国教育事业70年发展历程。

筚路蓝缕：山里有个“牛栏校舍”

84岁的邱清疆记得，他的父亲邱高山是十里八乡有名的老师。新中国成立前，邱高山在湖南武冈紫阳山担任小学校长兼老师。庵堂和祠堂就是“流动课堂”，学生们自带板凳听课，老师的工资是家长们交来的几担稻谷。

后来，邱清疆长大，考入湖南邵阳师范，并于1959年毕业于分配到湖南新化县吉庆镇崇山小学。

当时，县城到乡镇没有通车，邱清疆挑起扁担，左边是铺盖卷，右边是一大捆书，走了10个小时才抵达学校。学校被大山环抱，教室在一座老宅里，底下就是牛栏猪栏，上课时臭气直冒上来。

邱清疆的月工资是二十九块五毛钱，外加26斤米和二两油。“困难时期，一斤萝卜要八块钱，工资只够买三四斤。”他说。尽管如此，他仍资助了一些贫困学生。“好多孩子读不起书，辍学了。我心痛啊，就尽量帮帮他们。”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人口中80%为文盲。在扫盲运动中，邱清疆应聘担任农民夜校的辅导员，教村民识字算数，扫盲150人。

1995年，邱清疆退休了。职业生涯中，他连续18次被评为各级优秀教师、省教育模范，1991年获评全国优秀教师。他还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这意味着适龄儿童都应有书可读、有学可上。

直至今日，老人仍说：“这是了不起的进步。”

砥砺前行：学校建起现代课堂

1993年，21岁的邱向红成为新化县吉庆镇中心小学的语



▲9月7日，邱家五位教师在湖南新化县一家照相馆拍摄合影，纪念即将到来的教师节。新华社发

文老师。这一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出台，把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农村学校有了教学楼。但却是“四无”教室——没有风扇、没有电灯、没有窗户、没有水泥地。

到了21世纪初，教室焕然一新，铺上了水泥地、挂上了电灯电扇、安上了玻璃窗……

让邱向红印象最深的改变，是一支粉笔——

儿时的记忆里，父亲总是“满身白灰”，自己也经历过“吃粉笔灰”的日子。大约从2000年开始，无尘粉笔、电子白板陆续成为工作日常。

邱向红的话说，改变带来了幸福：贫困学生有了生活补助，乡镇小学食堂有了营养餐；她的月收入从入职时的400元提升到如今的5000多元。

2016年，邱向红担任一年级班主任。这一年，我国首

个教育脱贫的五年规划印发。在她班里，有14名贫困生都享受到国家教育扶贫政策。“这个时代，孩子不会因贫失学，这是富强的国家给祖国下一代的底气。”

薪火相传：教书育人初心不忘

2018年春天，83岁的邱清疆送孙女邱翎怡到工作单位报到。从县城出发，驱车近两小时，他们来到坐落于雪峰山脚下的天华中学。眼前的景象出乎意料——

色彩明亮的四层教学楼、宽广的篮球场、理化生实验室、多媒体室、音体美功能室、书法绘画室、棋类活动室一应俱全，每个教室都有信息化设备，教师公寓里有崭新的空调、冰箱……这一切，和邱清疆记忆中的农村中学大相径庭。

湖南新化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天华中学是新化县的偏远山区中学。

邱翎怡是听着爷爷“卷起被子当课桌、铺上被子当床铺”故事长大的。去单位报到前，这个95后姑娘已经做好了吃苦的思想准备，但眼前的一切，让她很惊喜，“好得有点不真实。”

入职几个月后，200米环形跑道操场投入使用，孩子们在绿茵场上欢笑着奔跑。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是中央聚焦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发展的重大决策。截至2019年5月，仅在湖南，“全面改薄”累计支出322.54亿元。

邱清疆说：“教书育人是孕育希望，不能马虎。”

邱向红说：“教书苦中有乐，我没有后悔过这份选择。”

邱翎怡说：“我觉得我就该当老师，从没想过要做别的。”

新学年来了。开学第一个周末，祖孙三代“邱老师”为庆祝教师节，来到县城照相馆，拍下合影。看着照片，邱清疆感慨万千，叮嘱女儿和孙女：“教室变了，校园变了，但有一件事没变——老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要当就当好老师。”